

及物輕動詞為分段主要語： 鄒語、台灣華語及閩南語的例證^{*}

張永利
中央研究院

本文採 Chomsky 的分段理論，將台灣南島語言鄒語的及物後綴-*a* 與台灣華語的及物‘給’、台灣閩南語及物 *ka*⁷ 皆分析為輕動詞分段主要語，具有邊緣屬性，會吸引直接賓語移入其外指示語邊緣位置，並可從該邊緣位置遞次逐級往上攀升，與其基底痕跡形成長距離的依存關係。此一分段分析除了可以說明直接賓語的強制移出限制及其主題特性之外，也可以解釋輕動詞之層層堆疊現象。

關鍵詞：分段理論、邊緣屬性、直接賓語移位、及物輕動詞層層堆疊

1. 前言

有關台灣南島語言的及物結構（一般稱為受事焦點結構）以及台灣華語的‘給’結構、台灣閩南語 *ka*⁷ 結構的研究相當多，但過去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及物後綴、‘給’與 *ka*⁷ 在同一句子的重複出現，如以下例句所示：在（1）鄒語的例句裡，所謂的受事後綴-*a* 和所謂的工具焦點後綴-*neni* 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動詞上；在（2）台灣華語的例句裡，所謂的被動標記‘給’不只出現在補語動詞前，也可以出現在控制動詞前；同樣的，在（3）台灣閩南語的例句裡，所謂處置標記 *ka*⁷ 也可以層層堆疊（stacking）。

（1）鄒語 (H. Chang 2011a)

i-si poa an-a-neni ta pasuya ta voyu si f'ue
TR-3S CAUS 吃-TR-ApplH OBL PN ERG PN ABS 地瓜
‘Voyu 讓 Pasuya 吃地瓜。’

（2）房子被他給派人給燒了。

^{*} 本文初稿曾分別在中研院語言所的語法座談會（2012年10月4日）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的第九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0月5-6日）發表，筆者感謝與會學者的建議，特別是鄭禮珊教授與吳瑞文教授；本文撰寫過程中也承蒙蔡維天教授、吳曉虹教授、施朝凱先生等惠賜意見，並得研究助理古賢昌先生多方協助，在此也一併致謝。同時，筆者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修改建議。當然，文責筆者自負。

(3) 厝 hoo 伊 ka⁷ 派人 ka⁷ 燒去啊。

這樣的層層堆疊現象至關重要，先前的種種分析恐皆無法妥適解釋（詳見第二節文獻回顧）。基於此一緣由及其他相關證據，本文嘗試利用 Chomsky 近期所發展的精簡方案 (the Minimalist Program)，特別是其分段理論 (phase theory) 來重新檢視此一現象，希望能夠有效釐清相關問題。

同時，過去討論虛詞結構，一般論述重點大都集中在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情態 (modality)、時制 (tense)、動貌 (aspect) 等中高階的虛詞上，對於低階的虛詞，尤其是輕動詞 (light verb) 下的分段的研究非常少，台灣南島語言更是缺乏相關的研究。然而，分段的研究對於句法理論的建構非常關鍵，有助於解開移位的謎題以及構詞和句法間的對應關係。本文也希望能夠彌補此一缺憾。

本文主要探討的語言皆為台灣境內的語言。鄒語屬台灣南島語言，主要分佈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本文所用之鄒語材料皆出自筆者實地田野調查的資料；至於華語及閩南語的語料，除非特別標示，否則皆為筆者自己的判斷，並且經過與其他本地發音人的確認。

本文的組織架構如下。第二節簡單扼要介紹先前學者對於相關現象的分析；第三節提綱挈領地介紹 Chomsky 的分段理論，提供後續討論的背景知識；第四節至第六節分別將分段理論應用到鄒語、台灣華語以及台灣閩南語；最後一節總結本文並且討論其類型與理論上的啟示。

2. 文獻回顧

與本文討論的相關研究文獻相當多，本節僅針對三個目標語言擇要回顧。

2.1 鄒語及物後綴-a

傳統的分析（如 M. Chang 2004 和 Huang and Huang 2007）通常把後綴-a 分析為受事語態 (patient voice)。然而，如 H. Chang (2011a) 所指出，語態的分析很難解釋以下的兩大問題：第一，後綴-a 可以與其他所謂的受惠/工具語態共同出現在同一動詞上，如上例 (1) 所示。這與語態的表現大相逕庭。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動詞只有一個語態，例如一個動詞不會同時擁有主動和被動語態；第二，語態為虛詞，通常不會增加動詞的論元，也不會改變動詞語意，然而，後綴-a 卻能把一個不及物動詞轉變為及物動詞並且改變其意義。例如在 (4a)，*nac'o* ‘傷心’ 為不及物動詞，加上後綴-a 之後，*nac'va* 卻轉為及物動詞，意義變為 ‘討厭’，如 (4b) 所示：

(4) 鄒語 (H. Chang 2011a: 288)

a. mo nac'o 'o paicx

INTR 傷心 ABS PN

‘Paicx 很傷心。’

b. os-’o nac’ov-a ’o paicx

TR-1S 傷心-TR ABS PN

‘我討厭 Paicx。’

有鑑於此，本文將採 H. Chang (2011a) 的及物性分析而非傳統的語態分析。

2.2 台灣華語動前‘給’

台灣華語的‘給’有許多用法，(5a) 的‘給’為原始動詞用法，意義為‘給與’；(5b) 為補語用法，標示終點或目標；(5c) 的‘給’為介詞用法，引介受惠者，意義為‘替’、‘為’；(5d) 的‘給’用法最特別，出現在動前而非名前，沒有清楚的意義，其功能也不容易界定：

- (5) a. 我給他書。
 b. 我送書給他。
 c. 我給他買書。
 d. 書給偷走了。

本文將採跨語言及理論的觀點來探討如 (5d) 的動前‘給’。對於動前‘給’的用法，過去已經有不少著墨：石定栩 (1999) 將之分析為如英語-*ed/en* 一樣的被動標記；鄧思穎 (2002) 駁斥被動分析，採用語意觀點，將之分析為標示「受影響」(affected) 的標記；沈陽與司馬翎 (2010, 2012) 透過對相關句法表現的觀察，將之視為一種「中動結構」(middle construction) 或「作格結構」(ergative construction)，表達事件的結果；Kuo (2010) 將之分析為及物投射的主要語；J. Huang (2012) 則透過與英語相關結構的對比，將之分析為「提升謂語」(raising predicate)。

除了Kuo (2012) 之外，上述的分析多半把動前‘給’分析為不及物結構。¹ 不過，從動前‘給’與‘把’合用的情形來看，動前‘給’的表現比較像是及物結構。‘把’只接受及物補語，如 (6a-b) 所示，不接受不及物補語，如 (7a-c) 所示。

- (6) a. 他把小孩扛了一頓。
 b. 他把房子燒了。

¹ 鄧思穎 (2002) 著重於動前‘給’的語意特點，並沒有討論及物性的問題；Tsai (2009) 著重於論證‘給’的「施用」(applicative) 用法，對於其及物性也沒有詳細討論。

- (7) a. *他把小孩哭了。
 b. *他把小孩到了。
 c. *他把房子被燒了。

值得注意的是，動前‘給’可以充當‘把’補語，試比較：

- (8) a. 他把媽媽給氣哭了。
 b. 他把房子給燒了。

從這一個角度看來，動前‘給’很難歸類為不及物結構。另外，先前被動、中動/作格、提升等分析更無法解釋‘給’在同一句子的重複出現。基於以上原因，本文將採用及物分析，將動前‘給’分析為及物輕動詞，充當句法衍生的「分段」(phase)，詳細分析請參見第五節。

2.3 台灣閩南語

和台灣華語的‘給’類似，台灣閩南語的 ka^7 也有多種不同的功能。(9a-c) 的 ka^7 為介詞用法，分別引介終點、來源以及受惠者；(9d) 的 ka^7 為處置式用法，標記受動作影響並且提前的賓語；(9e) 的 ka^7 功能最特殊，出現在動前而非名前，似乎沒有引進或標記任何語意角色，其功能也不容易界定：

- (9) a. 我 ka^7 伊投。(我向他抱怨)
 b. 我 ka^7 伊拿錢。(我跟他拿錢)
 c. 我 ka^7 伊洗衫。(我替他洗衣服)
 d. 我 ka^7 伊打。(我打他)
 e. 歸布袋 e 黃金攏 hoo^7 人 ka^7 偷偷搬去了。(整布袋的黃金都被人給搬走了)

針對動前的 ka^7 ，之前的學者幾乎都把它分析為 ka^7 +名詞組的縮略體。鄭綮和曹逢甫 (1995)、曹逢甫 (2002) 認為動前的 ka^7 是它與前移論元（例如 (9e) 的‘歸布袋 e 黃金’）的代名詞合音的結果，並且已經虛化為動詞的前綴。然而，這種合音與動詞前綴的分析有其窒礙難行之處。首先，台灣閩南語並沒有非人稱的代名詞，何來與 ka^7 合音呢？同時，如果 ka^7 為動詞前綴，為什麼 ka^7 與動詞可以插入樣貌副詞呢？試比較：

- (10) 歸布袋 e 黃金攏 hoo^7 人 ka^7 偷偷搬去了。(整布袋的黃金都被人給偷偷地搬走了)

另外，動詞前綴的分析也無法解釋為什麼 ka^7 會出現在控制動詞之前，如上例 (3) 所示。

Lien (2008) 也主張動前的 ka^7 標示與主語同指的代名詞；不過，與先前分析不同的是，他主張動前的 ka^7 為及物投射的主要語 (Tr)，引導一個及物投射。Lee (2012) 基本

上採用 Lien 的及物分析。筆者也贊成及物分析，不過，筆者必須指出，及物分析與代詞縮略的看法很難相容。在及物的分析裡，賓語提前是移入及物投射的外指示語而非補語，而台灣閩南語的指示語通常出現在主要語的左邊/前方而非右邊/後方，因此不會與 *ka*⁷ 有合音現象。有關 *ka*⁷ 的結構位置與賓語提前的衍生過程，請參見第六節。

3. 理論簡介

3.1 分段理論

分段理論的核心概念在於，句法的運作皆為分階段進行 (derivation by phase)，一個階段完成之後，再進入下一個階段；進入高位分段後，前一個分段就會送出到語音及語意部門，因此句法部門就可以將其“拋之腦後” (forgotten) 而減輕記憶負擔，提升語言處理效能。對於 Chomsky 而言，分段是句法衍生過程中一個獨立自主而且語音和意義完整的單位 (self-contained subsection)，其邊緣位置 (edge) 提供作為移入點 (movement site)，因此分段必須具有下列的特性：

(11) 分段特性 (Chomsky 2000, 2001, 2008)

- a. 虛詞性質 (functional)
- b. 命題性 (propositional) 或事件性 (eventive)
- c. 事件性分段具有域外論元 (external argument)
- d. 主要語具邊緣屬性 (edge feature)
- e. 語音獨立性 (phonological independence)

根據 (11) 的判定標準，Chomsky 界定補語連詞組 CP 與輕動詞組 vP 為分段，但時制詞組 TP 與一般的動詞組 VP 則非分段。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擁有域外論元的及物性輕動詞組 vP 才是分段，不及物的輕動詞組則非分段。^{2,3}

每一個分段依句法運作可分為兩大成份，即邊緣成份 (edge) 和補語

² Legate (2003) 根據重建效應 (reconstruction effects)、數量詞提升 (quantifier raising) 等語法/語意介面證據，主張英語的非賓格 (unaccusative) 和被動 (passive) 動詞組亦應分析為分段。然而，這樣的觀點恐怕無法解釋許多相關的語法現象，包括 (i) 提升結構的長距離呼應現象。如果被動輕動詞為分段主要語，那賓語 *several prizes* 應會與附屬子句的被動輕動詞呼應，而非與主句的時制 T 呼應；同時，*several prizes* 應會移位至被動輕動詞的邊緣位置——但這兩項都沒有發生：(i) *There are likely to be awarded several prizes.* (Chomsky 2001: 7)

³ Chomsky (2001) 主張，分段可分為強勢分段 (strong phase) 與弱勢分段 (weak phase)，前者具備邊緣屬性，會吸引其轄下的域內論元移到其邊緣；後者則沒有邊緣屬性，不會驅動移位，因此不能充當移位救援站 (escape hatch)。不過，如 Boeckx and Grohmann (2007) 與 Richards (2011) 所指出，強勢與弱勢分段的分析等同於分段與非分段的分別，因此沒有實質的意義。筆者感謝鄭禮珊教授對此議題的指正。

(complement)；邊緣成份包含分段指示語 (phase specifier) 及分段主要語 (phase head)。在每一分段衍生時，分段的主要語只能選擇與其相關之最近詞 (組)，這個限制 Chomsky 稱為最小連結限制或吸引最近詞組限制：

(12) 最小連結限制 (Minimal Link Condition) (Chomsky 1995: 311)

K attracts X only if there is no Y, Y closer to K, such that K attracts Y.

(13) 吸引最近詞組限制 (Attract Closest Principle) (Chomsky 1995: 297)

A head which attracts a given kind of constituent attracts the *closest* constituent of the relevant kind.

此一限制可以用例句 (14a-c) 來說明。(14a) 涉及主要語移位，不合語法的原因，根據傳統的分析，是因為違反了主要語移位限制 (Head Movement Constraint)；(14b) 涉及論元移位，過去文獻稱為超級提升 (superraising)；(14c) 則為疑問詞移位，句子被剔除是因為其引發疑問詞孤島 (wh-island) 效應。雖然移位的性質不同，(14a-c) 有一個共同點——移位時都越過另一個相似的成分 (大寫標示)。在分段理論下，(14a-c) 的不合語法可以都歸因於違反了 (12) 的最小連結限制或是 (13) 的吸引最近詞組限制。

(14) Chomsky (1995: 82)

a. *how fix_i [John WILL [t_i the car]]

b. *John_i seems [that [_{IP} IT is certain [t_i to fix the car]]]

c. *guess [_{CP} how_i [John wondered [WHY [we fixed the car t_i]]]]

另外，句法衍生在一分段完成後，除了其邊緣成分外，其他成分都會封閉凍結 (frozen in place)，無法再進行句法運作，此一限制稱為分段不穿透限制：

(15) 分段不穿透限制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PIC) (Chomsky 2001:13)

The domain of H is not accessible to operations outside HP; only H and its edge are accessible to such operations.

分段不穿透限制可以說明例句 (16a-b) 的差別。在 (16a) 裡，主句動詞可以與附屬子句的賓語進行長距離呼應；相對的，(16b) 的主句動詞卻無法與附屬子句的主語形成長距離呼應。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呢？分段不穿透限制很容易就解釋這樣的差別。如上所說，補語連詞組 CP 與及物性輕動詞組 vP 才是分段。(16a) 只有一個分段，也就是主句的 CP，因此主句時制 T 仍可與附屬子句賓語形成呼應關係；然而，(16b) 的附屬子句本身就是一個分段，根據分段不穿透限制，分段內成分會被凍結，無法穿透，因此附屬子句主語無法與主句時制 T 進行呼應。

- (16) a. [_{CP} There *are* likely to be awarded **several prizes**]. (Chomsky 2001: 7)
 b. It *is* said [_{CP} that [_{TP} **we** have taken bribes]. (Radford 2004: 292)

3.2 及物性輕動詞作為分段主要語

輕動詞在 Chomsky 的精簡方案下是一個重要的語法類別，特別是及物性的輕動詞。及物性的輕動詞具有可以解讀的結構格位屬性以及無法解讀的人稱、數、性別等名詞屬性，更重要的是，及物性的輕動詞選擇一個域外論元，並且可以擁有一個無法解讀的邊緣屬性 (edge feature, EF)，因此及物性的輕動詞組可以是一個分段，作為直接賓語的移入救援站 (escape hatch)。這些語法特性可以歸納如下：

(17) 分段輕動詞的語法特性

- a. 擁有域外論元
- b. 具有可解讀的格位屬性與不可解讀的名詞屬性
- c. 具有邊緣屬性，會吸引其轄下的域內論元移入其邊緣位置

在英語裡，輕動詞組作為分段可以用例句 (18) 來說明。例句 (18b) 呈現 (18a) 的結構與衍生過程，其中輕動詞 *v* 引導一個分段，具有邊緣屬性，會吸引其轄內的疑問詞 *what* 移到其邊緣外指示語位置，然後再從該邊緣位置進一步移入補語連詞組的指示語位置。

(18) Chomsky (2001: 26)

- a. guess what John read.
- b. (guess) what_{OBJ} [John_{SUBJ} T [_{vP} t_{OBJ} [t_{SUBJ} read t_{OBJ}]]]]

在下一小節，筆者將以鄒語的證據支持 Chomsky 這種「及物性輕動詞作為分段主要語」的分析，並且採用其分段理論來解釋鄒語的移位現象。

4. 鄒語例證：作格後綴-a

4.1 鄒語語法簡介

鄒語為台灣南島語言，主要分佈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目前人口約有 4,000 人，屬於中度瀕危語言。鄒語具有如下的語法特點：

(19) 鄒語語法特點

- a. 動詞居首 (verb-initial)
- b. “主語”居末 (subject-final)
- c. 論元強制格位標記 (obligatory case marking)
- d. 作格語法型態 (ergative morphosyntax)

- e. 動詞強制及物性標記 (obligatory transitivity marking)
- f. 強制助動詞 (obligatory auxiliary)
- g. 動詞與實現式助動詞的及物性標記須一致 (transitivity concord)

例句 (20) 可以說明 (19a-g) 的語法特點：

(20) 鄒語⁴

a. mo mo-si ta pangka to emi 'o amo.

INTR INTR-放 OBL 桌子 OBL 酒 ABS 父親

‘父親放酒在桌上。’

b. i-si si-a ta pangka to amo 'o emi.

TR-3S 放-TR OBL 桌子 ERG 父親 ABS 酒

‘父親把酒放在桌上。’

c. i-si si-i ta amo ta emi 'o pangka.

TR-3S 放-AppL ERG 父親 OBL 酒 ABS 桌子

‘父親在桌上放了酒。’

d. i-si si-eni ta emi ta amo (na) a'o.

TR-3S 放-AppH OBL 酒 ERG 父親 ABS 1S

‘父親替我把酒放在桌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鄒語的動詞和（實現式）助動詞都有及物性標記，而且兩者的及物性標記須一致。所以 (20a) 為不及物句，動詞 *mosi* 標示不及物，動前的助動詞 *mo* 也是不及物形式；(20b-d) 為及物句動詞 *sia/sii/sieni* 標示及物，助動詞也採及物助動詞 *i-*。鄒語的及物性標記如表一所示：

表一 鄒語的及物性標記

	助動詞	動詞
不及物	<i>mi-, mo, moh-, moso</i>	< <i>m</i> >/Ø
及物	<i>i-, os-, oh-</i>	- <i>a</i> （及物, TR） - <i>i</i> （低階施用, AppL） -(<i>n</i>) <i>eni</i> （高階施用, AppH）

鄒語的動詞除了可以分及物和不及物之外，及物動詞還可以再細分為單純及物動詞

⁴ 鄒語的「作格」(ergative) 與「斜格」(oblique) 形式相同，但其功能與語法表現相異，詳見 H. Chang (2011b)。

(plain transitive verb) 及施用動詞 (applicative verb)，兩者的形態標記不同：前者標示後綴 *-a*，後者則標示後綴 *-i* 或 *-(n)eni*。其中，後綴 *-i* 表處所施用 (Locative applicative)，位於動詞組內，屬於低階施用 (low applicative, ApplL)；⁵ 後綴 *-(n)eni* 則表受惠或工具施用 (Benefactive/Instrumental applicative)，位於動詞組外，屬於高階施用 (high applicative, ApplH)。⁶

4.2 及物後綴為分段主要語

Aldridge (2004, 2005, 2008) 把 Tagalog 的語態標記分析為表及物性的輕動詞：主事語態標記為表不及物的輕動詞，非主事語態則為表及物的輕動詞。筆者在 H. Chang (2011a) 一文已經證明，就及物性而言，鄒語的語態標記表現和 Tagalog 的一致，因此 Aldridge 的輕動詞分析也適用於鄒語，本文延續此一觀點。

在分段理論下，鄒語的及物性輕動詞還可以進一步分析為分段主要語。以 (11) 和 (17) 為分段的檢驗標準，我們會發現鄒語的及物句與檢驗條件幾乎完全吻合（除語音獨立性條件）。以例句 (21) 為例。首先，後綴 *-a* 所代表的及物性輕動詞毫無疑問屬於虛詞範疇；接著，及物性輕動詞組表達事件，所以事件性條件也滿足；(21a) 的及物輕動詞組含域外論元 *mo'o, mo'o* 除了標示作格外，也與助動詞上的黏著代詞 *-ta* 呼應；(21a-b) 的受事者與不及物句的主事者都標示絕對格，並且出現於句末，研判已經從其動詞組內基底位置移出，因此其輕動詞應具備邊緣屬性。

(21) 鄒語 (H. Chang 2011a)

- a. i-ta **eobak-a** to mo'o 'o oko
 TR-3S 打-TR ERG PN ABS 小孩
 ‘Mo'o 打小孩。’
- b. os-'o **af'oy-a** 'o pe'ta
 TR-1S 打破-TR ABS 窗戶
 ‘我打破了窗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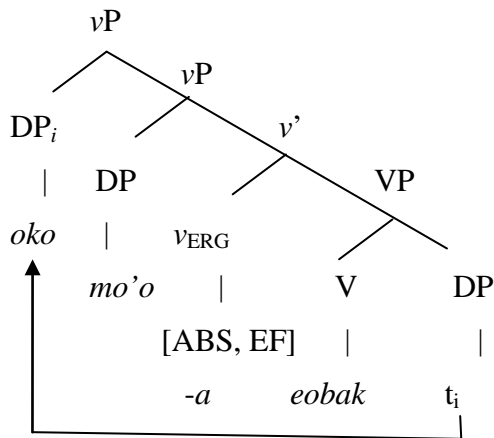
另外，筆者也已經在 H. Chang (2011a) 一文證明鄒語為作格語言 (ergative)，而作格語言最大的語法特色就是及物句的賓語 (O) 與不及物句的主語 (S) 語法表現一致，特別是具有相同的格位標記 (Dixon 1994)。對於鄒語而言，這意味著及物賓語已經移位到不及物主語一樣的句法位置。因此，(21a-b) 的賓語都出現在句末，充當句子的“主語”。而驅動賓語移位的應該就是及物作格輕動詞的邊緣屬性，而後綴 *-a* 應該就是體現

⁵ *-i* 也可表不涉及領屬關係改變的高階施用結構，詳見 H. Chang (2010)。

⁶ 有關鄒語高低階施用結構的討論，讀者可參 M. Chang (2004) 及 H. Chang (2012)。

該邊緣屬性的詞素。因此，(20a) 可以分析為經過以下的衍生過程。後綴-*a*為分段主要語，一方面指派絕對格給直接賓語*oko*與作格給其域外論元*mo'o*，另一方面則以其邊緣屬性吸引*oko*移位到其外指示語邊緣位置，如下圖所示：

(22) (21a)分段衍生示意圖⁷



從分段邊緣位置，*oko* 可以進一步提升為句子“主語”。鄒語所謂的“主語”和許多西部南島語言一樣，通常為預設性 (presuppositional)、定指 (definite)，具有主題性質 (topicality)。(21a-b) 的“主語”‘小孩’和‘窗戶’相當於華語的把賓語，皆表說話者與聽話者已知的人、物。

4.3 輕動詞內的分段

有趣的是，在某些情況下，鄒語的分段似乎會出現於輕動詞之下。(22a-b) 和 (20a-b) 一樣，都是直接賓語出現為“主語”，不同只是語意角色：在 (23a)，直接賓語為受役物 (causand)；在 (23b)，直接賓語則為移動客體 (transported theme)。如果我們檢視動詞，我們會發現另一個平行現象——(23a-b) 和 (21a-b) 一樣，動詞都標示及物後綴-*a*，不同只是在 (23a-b)，-*a* 後又緊跟著高階施用後綴-(*n*)eni。

(23) 鄒語 (H. Chang 2012)

a. i-si **poa** **an-a-neni** ta pasuya ta voyu si **f'ue**
 TR-3S CAUS 吃-TR-ApplH OBL PN ERG PN ABS 地瓜
 ‘Voyu 讓 Pasuya 把地瓜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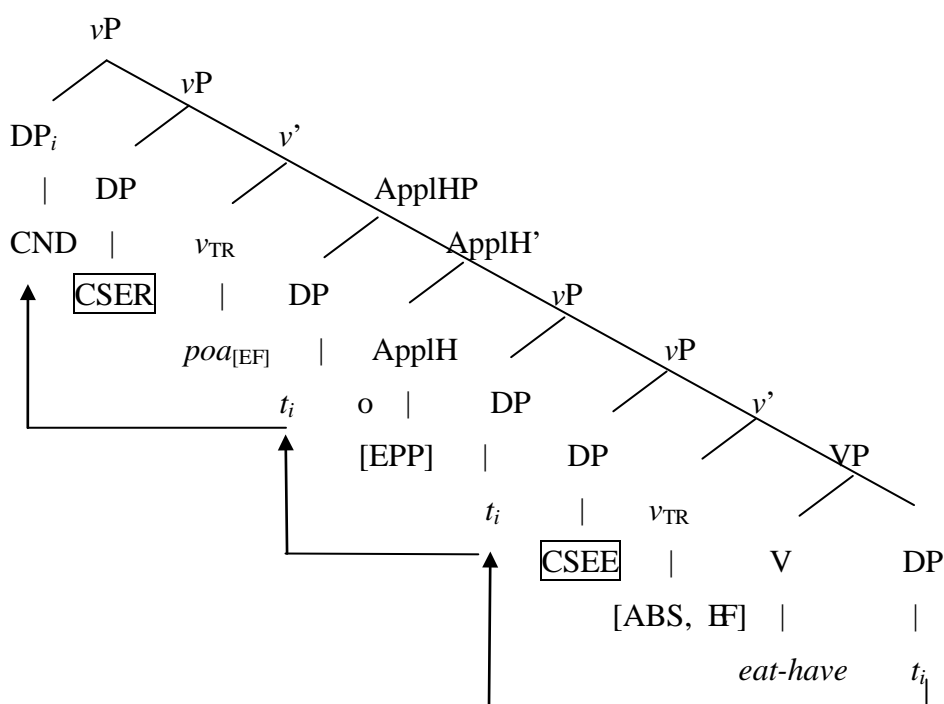
⁷ 在鄒語，直接賓語會繼續上移，先進入時制詞組 (TP) 的指示語，再進入補語連詞的指示語，最後時制詞組會往左加接到補語連詞外指示語，形成標示絕對格的直接賓語在句末的表面詞序。囿於篇幅，無法一一陳述，詳參 H. Chang (2012)。

b. i-si_i **f-a-eni** to mo'o **to** pasuya_i 'o tposx-si_i
 TR-3S 送-TR-ApplH OBL PN ERG PN ABS 書-3S
 'Pasuya 把書送給了 Mo'o。'

這樣的及物詞綴層層相疊現象通常見於高階施用結構，特別是涉及使動動詞與三元述語的高階施用結構。如果及物作格後綴-*a* 表分段主要語，那麼合理的推論是，(23a-b) 的使動和三元述語結構必定內含一個分段。而這個分段充當直接賓語移出的救援跳板，使得直接賓語能成功越過受動者與間接賓語而沒有違反最小連結限制。如下圖所示：

(CND=causand, CSEE=causee, CSER=causer)

(24) (23a) 分段衍生示意圖



移到第一分段邊緣位置之後，直接賓語可以從該高位繼續逐步上移，如同疑問詞與主題的遞次分段移位 (successive-cyclic movement)，而鄒語的複雜及物詞綴就是具體而微體現此一遞次移位現象。從這個角度觀察，鄒語的複雜及物詞綴如-*a(n)eni* 具有高度的理論與實證意義。不僅印證了 Chomsky 的分段理論，同時也證實了虛詞範疇會出現於輕動詞組內，值得進一步研究。

下一節，筆者將更進一步指出，多重分段與低位虛詞也在台灣華語體現。

5. 台灣華語例證：及物輕動詞‘給’

5.1 給_{及物}為分段主要語

台灣華語有一個句法成份和鄒語的及物後綴-*a* 具有類似的功能，即動前的‘給’，如下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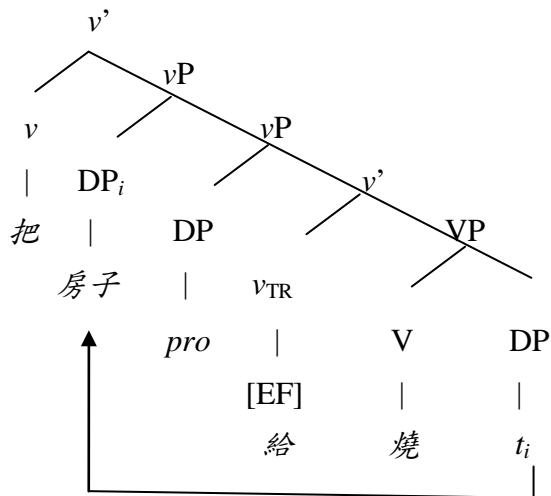
(25) 他把房子給燒了。

我們已經在第二節第二小節證明動前的‘給’為及物用法，為了討論之便，以下將此用法簡稱為給_{及物}。

和鄒語動詞後綴-*a* 一樣，給_{及物}具有及物性質、會驅動賓語提前到其左緣。合理的推測是，給_{及物}也是一個及物輕動詞，引導一個及物投射，具有邊緣屬性，這也就是說，給_{及物}也是一個分段主要語。在分段主要語的分析下，(25) 的句法結構與衍生過程就可以大致呈現如下：

用

(26) (25)的衍生示意圖



如果我們將‘把’分析為輕動詞 (Huang et al. 2009)，那麼給_{及物}就和鄒語的及物後綴-*a* 一樣，可以出現在輕動詞內，引導一個低階的虛詞詞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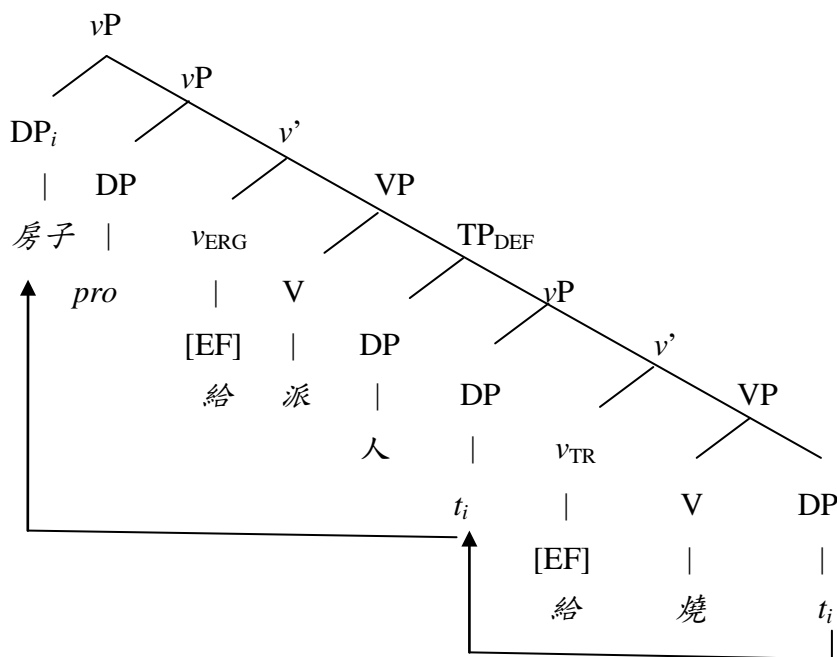
5.2 遞次逐級移位與分段衍生

這樣的分段分析除了可以清楚說明給_{及物}的及物性質與強制直接賓語移位，更可以解釋給_{及物}在同一句子的重複出現。在 (27) 裡，給_{及物}除了可以緊鄰附屬動詞外，還可以出現在主句的動詞上：

(27) 房子被他給派人給燒了。

在分段的分析裡，給_{及物}為分段主要語，給_{及物}出現幾次就表示有幾個分段，而每個分段都是移位的救援站，直接賓語可以先移入第一個分段邊緣，再從那裡往上移入第二個分段邊緣。⁸ (27) 的衍生歷程可以粗略呈現如下：

(28) (27) 的分段衍生示意圖



5.3 主題特性

在語意解讀方面，給_{及物}結構與鄒語-*a*結構也一樣，移到給_{及物}詞組外指示語邊緣的直接賓語也都是定指。例如‘房子給燒了’中，‘房子’雖無定指標記，但指的一定是說話者與聽話者都知道的物體，通常是在前面的言談語境已經提過的，而非任意一棟房子或是不特定的房子。因為有這樣的語意限制，給_{及物}詞組邊緣就很難容納不定名詞組，試比較：⁹

⁸ 根據精簡主義的精神，名詞組須具備不可解讀的屬性才會移位，而 (27) 的‘房子’之唯一不可解讀屬性（結構格位屬性）在第一分段移位後就已刪除，如何能進一步上移呢？比較可能的分析是假定該限定詞組尚有另一不可解讀屬性——最可能的選項為主題屬性 ([*u*TOP])，如下文所示——而該 [*u*TOP] 屬性須與位於左緣並具有可解讀主題屬性 [TOP] 之 C^0 呼應才能刪除其不可解讀屬性。詳細的分析請參考 H. Chang (2012)。

⁹ 鄭禮珊教授指出，給_{及物}似乎可以接受無定名詞組，如 (i)：

(i) 有一棟房子給燒了。

然 (i) 並非真正的反例，因為其無定名詞組並非為給_{作格}的主語，而是存在動詞‘有’的賓語，也就是

- (29) a. ??任何房子給燒了。
 b. ??一棟房子給燒了。

這也就是說，移出的直接賓語表現像是句子的主題 (topic)，具有預設性質。

移出的直接賓語具有主題特性在過去的文獻已經有許多的討論，在台灣華語的例證相當明確。例如在 (30) 裡，直接賓語留在動後，沒有特定的指涉，因此無法以代詞方式接續：

- (30) a. 他在看畫，你不要吵。
 b. ??他在看畫_i，pro_i 很好看。

如果直接賓語一旦往前提升，該直接賓語就有特定指涉，因此可以代名詞化，試比較：

- (31) a. 我畫，看完了，pro_i 非常好看。
 b. 畫，我看完了，pro_i 非常好看。

這證明結構位置與語意解釋息息相關，外移的直接賓語居於高位，成為定指名詞組。

5.4 vP/CP 為衍生分段

(31) 的例證也顯示，台灣華語的直接賓語移位也是遞次逐級上移，符合分段理論的預測。合理的解釋是，輕動詞組 (vP) 在台灣華語也是句法衍生的分段，因此相對於 (31a)，輕動詞‘把’可以出現在外移的直接賓語之前，如 (32) 所示：

- (32) 我把畫看完了。

這證實直接賓語‘書’第一次移位的移入點並沒有超過輕動詞組，最可能的落點是在第一個分段輕動詞組的指示語位置。¹⁰

說，(i) 的句法結構並非是 (ii) 的小子句結構 (small clause)，而是如 (iii) 的非限定關係句結構：

(ii) 有[_{sc} 一棟房子給燒了]。

(iii) 有一棟房子_i，[_{rc}pro_i給燒了]。

小子句為無時制 (tenseless) 子句，不能容納時制以及與時制相當的狀態，然 (i) 的給及物結構可以出現時間狀態以及 CP 層次的狀態：

(iv) 有一棟房子[昨晚不幸給燒了]。

依此推斷，(iii) 而非 (ii) 才是 (i) 的句法結構。在此一結構裡，給及物的主語為隱性代詞 pro，回指前行之無定名詞組，屬預設性的定指名詞組。

¹⁰ 不過，如果沒有插入‘把’，直接賓語‘書’似乎不能留在輕動詞組的指示語位置，必須進一步移入比輕動詞組更高的投射。因此，在非‘把’結構裡，外移的直接賓語‘書’通常出現在高階虛詞如推測情態詞、否定詞之前而非之後：

- (i) 他畫應該已經看完了/?他應該畫已經看完了
 (ii) 他畫還沒看完/*他還沒畫看完

另外，(31b) 則可視為直接賓語從輕動詞組的左緣進一步移入補語連詞組的指示語位置。這樣的遞次逐級衍生歷程可以簡略呈現如下

(33) [CP 晝_{DO} 他 [_{vP} t_{DO} 看完 t_{DO} 了]]

這也就是說，台灣華語的 vP 與 CP 亦為句法衍生的分段，其左緣位置可以作為名詞組移位的跳板。這提供了我們把及物輕動詞給及物詞組分析為衍生分段的獨立證據。

6. 台灣閩南語例證：及物輕動詞 *ka*⁷

6.1 *ka*⁷ 及物 為衍生分段

我們已經在第二節第三小節指出，台灣閩南語 *ka*⁷ 的動前用法不宜分析為名前 *ka*⁷ 的變體。以下另外提供兩點證據來支持我們的看法。

第一，名前的 *ka*⁷ 可以單用，如 (34)，但動前的 *ka*⁷ 卻必須附屬於其他動詞之下，不能單用，如 (35)：

(34) 伊 *ka*⁷ 厝燒掉啊。

(35) a. 伊 *ka*⁷ 厝 *ka*⁷ 燒掉啊。

b. 厝 *hoo*⁷ 人 *ka*⁷ 燒掉啊。

c. ??厝 *ka*⁷ 燒掉啊。¹¹

第二，與名前（處置式）的 *ka*⁷ 不同，動前的 *ka*⁷ 可有可無：

(36) a. 伊 *ka*⁷ 厝燒掉啊。

b. *伊厝 *ka*⁷ 燒掉啊。

與台灣華語動前的‘給’一樣，動前的 *ka*⁷ 也是及物，因此可以出現為處置式 *ka*⁷ 的補語（如 (35a)），有別於其他的不及物動詞，試比較：

(37) a. *伊 *ka*⁷ 處置 阿母行路。（*他把母親走路）

b. *伊 *ka*⁷ 處置 阿母走去啊。（*他把母親走掉了）

c. *伊 *ka*⁷ 處置 錢 *hoo* 偷拿去啊。（*他把錢被偷走了）

因此，以下我們就把動前的 *ka*⁷ 標示為 *ka*⁷ 及物。

*ka*⁷ 及物 與台灣華語的給及物的句法表現相當一致，除了可否單用不同之外，其他的特性幾乎完全相同。*ka*⁷ 及物 分佈在動前，引導及物結構，也出現在其他輕動詞之下（如 (35a)）

背後原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¹¹ 本句若為處置用法則可以接受，意為‘厝我 *ka*⁷ 燒掉啊’。

(42a) 的直接賓語‘冊’應該也是先移到輕動詞組的左緣。這可以從它附屬於處置式輕動詞 ka^7 _{處置} 之下看得出來：

(43) 我 ka^7 _{處置} [_{VP} 冊 DO 看完 t_{DO}] 啊

而 (42b) 顯示，直接賓語更進一步移入下一個分段的左緣，即補語連詞組的指示語位置：

(44) [_{CP} 冊 DO 我 [_{VP} t_{DO} 看完 t_{DO}] 啊]

這些例證提供了 ka^7 _{及物} 的分段分析的立論基礎。

7. 結語

鄒語和台灣華語/閩南語並沒有親屬關係，但卻都有輕動詞內的分段，會吸引其轄內的直接賓語移入其外指示語邊緣位置，然後再從該邊緣位置遞次上移，形成看似長距離的移位。這樣的分段衍生不管在鄒語或是漢語都有形態上的實際體現。同時，外移的直接賓語通常有主題特性，而該主題並非位於補語連詞層次的高位主題 (Higher topic)，而是輕動詞內的低位主題 (lower topic)，類似日耳曼語系語言如冰島語賓語外移 (object shift) 所形成之低位主題 (Vikner 2006)。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傳統的分析很難解釋鄒語及台灣華語/閩南語的輕動詞現象。被動/不及物作格的分析無法說明其及物性質，單純的及物分析無法預測直接賓語的強制移位，處置/施用分析又難以掌握其層層相疊的句法特性，唯有分段分析內能解釋個別語言的現象、外能彰顯跨語言的共同性質，實為良方。就描述的觀點而言，輕動詞的分段分析可以說是一種“及物作格” (transitive-ergative) 分析——“及物”確保直接賓語的存在，而“作格”驅動其強制外移。從這個角度來看，輕動詞的邊緣屬性等同於及物作格屬性。鄒語是作格語言，因此其及物輕動詞自然皆具邊緣屬性；台灣華語/閩南語為受格語言，及物輕動詞就未必都具有邊緣屬性，而邊緣屬性之有無正可清楚闡明不同輕動詞間的語法差異：輕動詞給_{及物}具有邊緣屬性，因此會驅動其轄內直接賓語移到其左緣位置，而處置式輕動詞‘把’則無邊緣屬性，因此直接賓語不能移到其左緣位置；同樣的道理可以說明為何直接賓語位於 ka^7 _{及物} 前 ka^7 _{處置} 後。在分段的分析之下，簡單的形態屬性可以詮釋紛雜的語言現象，言簡意賅，印證了 Chomsky 精簡主義之微言大義。

雖然就及物輕動詞分段而言，鄒語與漢語表現相當一致，然而因語言類型不同，兩種語言仍存在某些基本的差異。首先，鄒語因為屬作格語言，因此及物輕動詞必然是衍生分段、必然會強制直接賓語外移；漢語則為受格語言，及物輕動詞就不必然是衍生分段、不必然會強制直接賓語外移——台灣華語的給_{及物}與台灣閩南語的 ka^7 _{及物} 顯然是及物結構中的特殊結構，已經發展出類似作格語言的作格及物特性。第二，鄒語的及物結構即

為作格結構，主事者通常會在表面結構體現，並標示作格；然在台灣華語的給_{及物}結構與台灣閩南語的 *ka*⁷_{及物} 結構裡，主事者通常不會在低階輕動詞組內體現，這讓給_{及物}與 *ka*⁷_{及物} 結構看起來像是中動或提升結構。這一現象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引用文獻

- Aldridge, Edith. 2004. *Ergativity and Word Order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_____. 2005. Phase theory account of absolutive extraction in Tagalog.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9: Perspectives on Phases*, ed. by M. McGinnis and N. Richards, 1-28. Cambridge, MA: MITWPL.
- _____. 2008. Minimalist analysis of ergativity. *Sophia Linguistica* 55: 123-142.
- Boeckx, Cedric, and Kleanthes K. Grohmann. 2007. Remark: putting phases in perspective. *Syntax* 10.2: 204-222.
- Chang, Henry Y. 2010. The high-low dichotomy and Tsou applic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AFLA-17), May 7-9, 2010. New York: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_____. 2011a. Transitivity, ergativity, and the status of O in Tsou. *Language and Cogni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James H-Y. Tai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Jung-hsing Chang, 277-308.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_____. 2011b. Tsou case markers revisited: visibility, proximity, and beyo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Feng-fu Tsao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 ed. by Raung-fu Chung, Wei-tien Dylan Tsai and Hsiu-hsue Liu, 91-123.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_____. 2012. A phase-based account of extraction asymmetries in Tsou. Paper presented at IACL-20, Aug. 29-31, 2012.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Chang, Melody Ya-yin. 2004. *Subjecthood in Tsou Grammar*.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ed. by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 89-15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ed. by Michael Kenstowicz, 1-5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8. On phase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s*, ed. by C. Otero, R. Freidin and M.-L. Zubizarreta, 133-16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ixon, R. M. W. 1994. *Erg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Control and Grammar*, ed. by Richard K. Larson, Sabine Iatridou, Utpal Lahiri and James Higginbotham, 109-147. Dordrecht: Kluwer.
- _____. 2012. Language typology and the fine structure of argument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June 20-22, 2012.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o, Pei-Jung. 2010. Transitivity and the BA constructio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8.1: 95-128.
- Lee, Hui-chi. 2012. Passives and causatives in a specific Taiwanese constructio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2.1: 169-189.
- Legate, Julie Anne. 2003. Some interface properties of the phase. *Linguistic Inquiry* 34.3: 506-515.
- Lien, Chinfa. 2008. Special types of passive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EACL-5 & Chinese Linguistics in Europe - Chinese Linguistics in Leipzig*, ed. by Redouane Djamouri, Barbara Meisterernst and Rint Sybesma, 223-237.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Radford, Andrew.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Marc D. 2011. Deriving the edge: what's in a phase? *Syntax* 14.1: 74-95.
- Tsai, Wei-Tien Dylan. 2009. High applicatives are not high enough: a cartographic s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 Semantics*, Jan. 10-11, 2009.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Vikner, Sten. 2006. Object shift.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III*, ed. by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392-436. Oxford: Blackwell.

石定栩. 1999. 〈“把”字句和“被”字句研究〉, 徐烈炯主編《共性與個性—漢語語言學中的爭議》, 111-138。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沈陽、司馬翎. 2010. 〈句法結構標記“給”與動詞結構的衍生關係〉, 《中國語文》3: 222-237。

_____. 2012. 〈作格動詞的性質和作格結構的構造〉, 第二十屆國際中國語言學研討會論文, 2012年8月28-31日。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曹逢甫. 2002. 〈台灣閩南語的 Ka^7 字句〉, 戴昭銘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4-136。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鄧思穎. 2002. 〈漢語的給是不是一個被動標記〉, 徐烈炯、邵敬敏編《漢語語法研究的新拓展(一)》, 331-341。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鄭綦、曹逢甫. 1995. 〈閩南語 ka 用法之間的關係〉, 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 23-46。台北: 文鶴出版社。

張永利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henryylc@gate.sinica.edu.tw

縮寫與書寫符號對照表

- | | |
|----------------------------|-------------------------------|
| • ABS = absolutive case | x = high unrounded back vowel |
| • ApplH = high applicative | ' = glottal stop |
| • ApplL = low applicative | ng = velar nasal |
| • CAUS = causative | |
| • CND = causand | |
| • CSEE = causee | |
| • CSER = causer | |
| • EF = edge feature | |
| • ERG = ergative case | |
| • INTR = intransitive | |
| • OBL = oblique case | |
| • PN = personal name | |
| • S = singular | |
| • TR = transitive | |

Transitive Light Verb as Phase Head: Evidence from Tsou, Taiwan Mandarin, and Taiwan Southern Min

Henry Yungli CH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analyzes as a transitive light verb and a phase head the Tsou suffix *-a*, the Mandarin preverbal particle *gei_{TR}*, and Taiwan Southern Min preverbal particle *ka_{TR}*. As a phase head, *-a*, *gei_{TR}*, and *ka_{TR}* bears an edge feature and attracts the direct object within its c-commanding domain to its outer specifier, from where the shifted direct object can move further up in the sentence. This phase-based account explains not only the obligatory movement of a direct object but also the multiple occurrences of *-a/gei_{TR}/ka_{TR}* within a sentence.

Key words: phase theory, edge feature, direct object movement, transitive light verb stacking